

香江情
绝爱

香江原创网
http://www.xiangjiang.com



之绝色倾城

李天晴◎著



香江情



之绝色倾城

李天晴◎著

花山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后宫之绝色倾城 / 李天晴著. —石家庄:花山

文艺出版社, 2007.5

ISBN 978-7-80673-832-0

I. 后... II. 李...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7)第 065525 号

后宫之绝色倾城

作 者: 李天晴

策 划: 张国岚

责任编辑: 张亚鹏

美术编辑: 美 慧

封面设计: 门乃婷工作室

责任校对: 成 仁

出版发行: 花山文艺出版社

地 址: 石家庄市友谊北大街 330 号

邮政编码: 050061

网上书店: <http://www.hspul.com/ecity>

邮购热线: 0311—88643242

销售热线: 0311—88643227/3228/3229

传 真: 0311—88643225

E-mail: hspul@163.com

印 刷: 三河市燕山印刷有限公司

经 销: 全国新华书店

开 本: 710 毫米×1000 毫米 1/16

字 数: 261 千字

印 张: 16

版 次: 2007 年 6 月第 1 版

2007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80673-832-0

定 价: 22.80 元

(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·印装有误 负责调换)

目
录

- 第一章 还朝 /1
- 第二章 大婚 /11
- 第三章 心结 /23
- 第四章 亲政 /41
- 第五章 赏灯 /55
- 第六章 失误 /67
- 第七章 议储 /81
- 第八章 储君 /89
- 第九章 贵客 /99
- 第十章 英雄 /111

还

绝色倾城

后宫

绝色倾城

目 录

第十一章 贺礼 /121

第十二章 礼成 /135

第十三章 恩师 /145

第十四章 疑云 /155

第十五章 侧夫 /173

第十六章 诱惑 /187

第十七章 斋戒 /201

第十八章 秋狩 /215

第十九章 真相 /229

第二十章 惊变 /239

后记 /249



第二章

还朝



长平殿中，静静地坐着一个人。殿外夜已深沉，殿内却灯火通明，是新沂送来的贡蜡，每一根都有碗口粗、半人高，无烟无泪，只在皇帝上朝的长平殿和祭祀用的太庙才能用。殿门紧闭，殿上的人已经坐得有点倦了。

多年以前，当父王和母妃在千里外故国的大殿之上，等待着这最后一刻的心情，是不是和现在的自己一样？来到这里已经有多久了？有十二年了吧。

紧闭的殿门外隐隐传来杀伐之声，她已经攻破皇宫了？快了，她马上就要回来。萧默然稳稳地坐在大殿的中央，那本是只有月尚的皇上才能坐的地方，月尚建国以来从未破例。可是，萧默然却让它破了例。先皇钦点的摄政王，在公主成年亲政之前教育女皇、代理朝政。掌管羽卫军守卫都城，有御赐黄金铜可以上打昏君下打逆臣，御前佩剑行走，赐住月隐宫中就近教养女皇，见女皇不必下跪，女皇亲政之前代掌皇玺……多么显赫一时，多么不可一世。

当初先皇驾崩，他说女皇年幼，宫中女眷太多，阴气太盛，会让女皇变得妇人之仁，寡谋少断。一声令下，宫中女官、女侍除跟在女皇身边的少数几个，全部钦赐还家。禁宫之中，换上了他属下羽卫军中挑选的年轻男子。此事既违祖制，又损礼法，狼子野心昭然若揭，朝堂之上，竟无人敢挺身反对。

当然无人反对了，会反对的人早在先皇重病不能理政的时候就被处理掉了。那帮不服他的老臣，说什么他不过是个番王，而且还是被灭了国的，前来

月尚天朝搬救兵回去复国的丧家之犬，有什么资格当摄政王。这些挡他路的人，为首的，找个罪名，满门抄斩，株连九族，还有不服气的，充军的充军，流放的流放。从此朝堂之上，再也没有反对的声音。四海之内，只知道月尚国有摄政王萧默然，不知道有女皇月上弦。

他说女皇娇生惯养，如何能当一国之母的重任，不知民间疾苦，当然不能当好皇帝，生生让十指不沾阳春水的女皇当了两年的侍女，到御膳房烧火择菜，为他更衣叠被，为他打扫书房，稍不如意，便要年幼的女皇饿一整天，罚她跪太庙，打她的手掌心。

三年前，女皇及笄之礼之后，他说女皇未建寸功，立即亲政只怕难以服众，正好成国叛乱，他要女皇亲征。成国，正是灭了他竟国的死敌，早有颠覆月尚天朝的野心，此次终于发难，岂是易与。不派老将前去剿灭，却要年仅及笄又从未上过战场的女皇前去送死，当真其心可诛。

如今，弦儿就要回来了，来夺回自己的皇位。

萧默然再环视了一遍身处的这座大殿，触目所见都是耀眼的正红色和炫目的金色。红色的地毯，红色的帘幕，红色的蜡烛，红色的龙椅。金色的彩绘，金色的流苏。正红色，是只有皇族才能用的颜色，平常人家只有节庆、婚庆之时才能使用。

第一次进入月尚国的禁宫——传说中的赤宫的时候，只觉得它气派非常，肃穆庄严让人心生畏惧。如今见得多了，也不过是大一点，而且还有些俗气。

拿起摆在面前红色龙案上自己的佩剑，萧默然轻轻地拔剑出鞘，一声龙吟，如湛湛秋水的剑身上，寒芒吞吐不定。

“湛虏，你陪了我许多年，今天，就由你送我上路。”他从衣袖里抽出丝绢，在烛火下，静静地擦拭起剑身来。

打斗声已经停止，殿门外已经响起了撞门的声音。萧默然从容地还剑入鞘，将剑放回龙案之上。

砰的一声巨响，殿门被撞开。

最先走进来的果然是她。身上的盔甲和手中的长枪染上了血迹，看来终于明白政治就是要流血。还是用长枪，教过多少遍，只有剑才是王者之器，长枪是武夫所用，配不上女皇的身份。还有，统率军队的人怎么能身先士卒，这





样一马当先地冲进来，如果有埋伏怎么办？还是这样莽撞，难道三年的军旅生涯还没让她学乖？

也罢，以后自会有人提醒她，现在再教也来不及了。

萧默然突然有些想笑，马上就要死了，还有什么好担心的？

月上弦一进长平殿就看见坐在龙座上，穿着红色蟒袍的萧默然。

三年了，已经三年没有看到他了。还是这么高高在上不可一世。还是用这种居高临下的态度俯视着她，即便现在死到临头，仍然一派潇洒从容，仿佛一切尽在掌握，自己不过是他手中的一件玩物，任他搓圆捏扁。

看他拿起龙案上的长剑，从龙座上站起身来。

身后的卫士胡海平大喝一声：“你想干什么？”

上弦轻轻对胡海平挥了挥手，示意他噤声。

“陛下，臣恭迎陛下还朝。”萧默然拿着剑从龙案后走出来，停在离上弦五步远的距离，恭敬地说。

上弦笑了笑，没有答话，屏息静气，等他的下文。

萧默然双手捧剑，走到月上弦面前。

“请陛下赐臣一死。”

上弦接过他手中的剑，湛虏宝剑，他从不离身的佩剑。

“默然哥哥，你让我摸摸你的剑好不好？”

“不好，这剑是凶器，弦儿还太小，会伤到自己，等你长大一点才能摸。”

上弦一阵恍惚，突然想起幼年时自己曾经拼命想要快快长大，只为能摸一摸这把上古名剑。

“默然哥哥，我现在已经长大到能摸你的剑了？”上弦盯着萧默然的眼睛，在心里偷偷地问了一句，“如果长大，摸你的剑之后就是要杀你，那我情愿永远不长大。”这句话当然更不会说出口，只能在心里偷偷地说。

当着萧默然的面，上弦把湛虏剑扔在了地上。冷笑着说：“竟王殿下，成王败寇这句话您一定听说过吧。”

萧默然一脸淡漠，看不出在想些什么。

上弦接着说：“下个月初十就是黄道吉日，殿下和朕，就在那天行大婚之礼。”

萧默然脸上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惊讶。

上弦发觉自己终于成功地把她脸上冷漠的面具撕开一个口子，得意地笑了。这么多年所受的屈辱和痛苦以及心中的压抑似乎一扫而空。虽然知道自己不应该在萧默然面前任由表情透露出心中真实的想法，但就这一次，胜利者是她，不是吗？就这一次，让她放肆地得意一下吧。

“皇夫大人，请这边走。”胡海平强忍住笑，对萧默然做了个请的手势。

站在胡海平身后的将士们却不是都有这么好的涵养，哄地笑出声来。那个专权跋扈、辣手无情的摄政王居然要变成女皇的宠物，过着废物一样的生活了，怎能不叫人大笑出声？

萧默然就在这大笑声中，从容地拾起地上的长剑，优雅地随着胡海平离开了长平殿。

即使在很多年以后，当上弦见识过更多气质优雅高贵的人，回想起来，像这样如同把从容优雅的特质溶入骨血，在任何时候都不改变的人，也只有萧默然一个。

目送萧默然潇洒地离去，上弦发现，自己原本因为长年以来所受到的羞辱终于得到洗刷而快意的心情，突然变得不那么快意了。为什么明明赢了，她却觉得，输的人是自己。

但是，上弦若有所失的心情并没有持续很长时间，因为马上就有别的事来分走了她的心神。

“陛下，既然萧默然已经就擒，下一步是什么？”

“快宣庆王觐见。”

庆王月晨曦乃是月上弦唯一的胞弟。月尚本来南北分治一百余年，月上弦的母亲月泓溟是月尚南主，父亲月黎是月尚北主。二十年前，月泓溟嫁给月黎，终于结束了月尚一百多年的分裂。她与丈夫月黎共掌朝政，更是创造了月尚从未有过的繁荣。月尚上至贵族士大夫下至黎民百姓，无不对这位女皇的勇敢智慧，远见卓识衷心钦佩。可惜天妒红颜，在月上弦十岁那年，这位充满传奇的美丽女皇就永远地离开了。痛失所爱的黎皇没有多久就一病不起，在月上弦十二岁生日前夕，也与世长辞了。从此，月上弦就与月晨曦相依为命。直到三年前，月上弦被萧默然送去战场。





“姐姐，你回来了。”眼前的人已经不是三年前那个又瘦又小的小可怜虫了。月上弦看着这个已经长得英俊挺拔的美男子，心中很是感慨。印象当中，晨曦一直比自己矮，比自己弱，需要自己保护。可是现在晨曦长得比她还高了，本来以为见面之后一定会冲过去拥抱他，哪知道他长得比自己还高，这么有男子气概，她竟然不是很敢抱了。

“姐姐，你怎么了？”月晨曦看到三年不见的姐姐，也有些激动。他俯视着姐姐，原来姐姐这么娇小，以前怎么没发现？

“没什么，没想到你已经长这么高了，我要仰头才能和你说话。”

月晨曦笑了：“姐姐难道以为我会一辈子都是小矮子？我只不过比你小一岁而已，始终也是男人，肯定会长得比姐姐你高的。”

“姐姐还可以抱抱你吗？”上弦很认真地询问他的意见。

晨曦什么话也没说，直接把上弦拉进怀里，很用力地拥抱着她，就像小时候每当上弦要回自己的寝宫，与晨曦分别时的拥抱一样。年幼的上弦独居在储君所住的东宫中，与住在兆阳宫的晨曦只有在到尚书房听课时才能见面，上弦在东宫有萧默然亲自授课，去尚书房每月也不过一两次，所以两人常常在分离时拥抱着难分难舍。

被晨曦拥在怀里，上弦才发现自己只到晨曦的肩，鼻子里闻到晨曦身上属于男子的气息，上弦突然想到，是不是该给晨曦求一门婚事了。

“晨曦，萧默然已经封你为庆王，你为什么没去自己的封地？”上弦把头靠在晨曦的肩上，柔声地问。

“萧默然是什么东西，他给我封地我就要去？他用我的安危来要挟姐姐，要姐姐你给他当侍女，又要你去战场送死，以为我不知道？现在又要我去封地，他正好没有顾忌地为所欲为，我偏不去，这样他才会有所顾忌。”晨曦的声音从头顶传来，上弦抬起头来，看着晨曦阳光灿烂的脸。听了孩子气的话，刚刚还觉得他成熟了，几句话一说，又露馅了。

看她抬起头，晨曦松开了抱她的手。

“那你现在想去你的封地吗？”

“姐姐想让我去？”看得出来，他有点紧张。

“我不想你现在就去，”看他的表情明显放松，上弦才说下去，“至少等你成亲之后再，我们姐弟三年没见面，我还不想你现在就走。”

“姐姐，我还不想结婚，而且，我想自己选新娘。”

“怎么，有人选了？”

“还没有。”撒谎，看他的表情，就知道已经有心上人了。不过，他既然不承认，就算了。

“好吧，你自己选新娘，不过也要人家姑娘愿意才行。”

“我知道了，”晨曦的表情变得有些严肃了，“姐姐，你真的要和萧默然成婚？”

“这件事你怎么想？”

“姐姐，萧默然不是好对付的人，与其把他留在身边，不如一刀杀了干脆。我这样说姐姐或许觉得残忍，不过，他做的事，就是死一百次也不为过。”

“我也不是没想过他很危险，只是，他要我做的那些事，都不是完全没有道理。我马上就要亲政，现在杀他，百姓难免不会认为我生性暴戾，没有他要谋权篡位的真凭实据，白白扰乱民心，而且竟国那边也不好交代。一个不慎，难保不会又来一场战事。反正他一入后宫，祖制有明令，后宫不得干政。把他摆在身边就近监视，远胜过撵他回竟国。何况，他当初是如何羞辱我的，你也知道。不让他颜面扫地一回，我无论如何也不甘心。”

“姐姐，你想怎么做就怎么做，我会保护你。”晨曦很认真地说。

上弦开心地笑了。虽然明知道他说的一定能做到，上弦还是很高兴，那个总是需要她保护的晨曦居然说要保护她耶，值得好好庆祝一下。有他这句话，以前所受的屈辱和危险，都值了。

姐弟俩又聊了一会儿彼此这三年来的生活，上弦才放晨曦回自己的王府。

临走的时候晨曦又抱了抱她，才恋恋不舍地离去。

大婚以前，上弦虽然忙着准备亲政的事，几乎忙得连睡觉的时间都没有，也还是在百忙之中抽空去看过萧默然一次，怕他万一想不开，自尽了，那戏就没法唱下去。

萧默然一直被软禁在他自己住的月隐宫中，听守卫们回报，他每天都是看书弹琴，或者和自己对弈，很能自娱自乐。看样子是绝对不会自尽的了。

不过，总要亲自看一眼才能放心。





月上弦一走入萧默然的书房,就看见他的书案上摆放着一局残局,果然是在和自己对弈。

“臣恭迎陛下。”萧默然肯定早就听到通报,却直到上弦走进来,才从书案后站起来。也不下跪,只是拱手为礼。

上弦恍惚了一下,才想起他有先皇御赐,不必对女皇行跪拜之礼的特权。这几天,这个也跪,那个也跪,以前那些只听令于摄政王,对她视而不见的内臣们,如今也换上一副忠心耿耿的表情,突然有一个人不跪还真有点不适应。

“竟王殿下真是好兴致。一个人也很能自娱自乐嘛。”上弦也不理他,自顾自地走到他的书案旁,坐了下来,也不管他仍在行礼。

萧默然也不以为意,随后坐了下来。

“陛下不是应该在忙着准备大婚和亲政,怎么今天有空来月隐宫?”

“怎么,你是怪我不够勤政?”他居高临下的这一质问,勾起了上弦过去所受的屈辱,原本的好心情一扫而空。上弦的语气不由得森严起来。

萧默然看着上弦有一点变色的脸,过了很久才答一句:“臣不敢。”

你不敢?

你不敢还有谁敢?上弦在心里大声地质问,可是表面还是一片平静。两人就这样谁也没有说话,对视良久。

萧默然依然面无表情,上弦努力地想要从他的表情上看出一点他的心情,可是,什么都看不出来。虽然此时两人只隔着一张书案,但身虽咫尺,心却在天涯。

罢了,还有什么好看的,自己早已不是当年那个事事都要做到最好,只求博得他一声赞美的小女孩了。他也再不是那个总是将自己保护得滴水不漏的默然哥哥了。

他,是朝中翻云覆雨的摄政王,而她,是几乎被赶尽杀绝的女帝。如今终于虎口脱险,经历九死一生,再也没有力气去问一句,为什么?为什么要赶尽杀绝?

哪怕还有一条活路,一线生机,她都不会为难他,因为,她一直还记得,这个人,曾经温柔地保护过她。

为什么要逼她,逼她奋起反抗?她可以不反抗的,如果他想要月尚,就拿

去吧。她并不是非要当女皇不可，她可以在战场上诈死，可以隐姓埋名一辈子，可以凭自己会读书识字养活自己，可以像小时候梦想的那样周游列国，如果他不伤害晨曦的话。

他要对晨曦不利，那就怪不得她翻脸无情了。晨曦不过是个想要保护自己姐姐的小孩子，值得他大费周章地要除掉他吗？只因为他不去封地，要留在京城，就围了他的王府，想要活活饿死他。

晨曦，晨曦是她血脉相连的手足，她现在还清楚地记得，父皇临走之前，她和晨曦跪在病榻之前，父皇要他二人指天发誓，一辈子相互扶持，相亲相爱，只要她月上弦还有一口气在，就不会让任何人伤害到晨曦。

于是，她带着剿灭成国的王师星夜兼程赶回京城，不是为讨伐萧默然，而是为了救晨曦。于是，终于和他兵戎相见，终于攻破禁宫将他生擒，终于宣布要他成为皇夫被世人耻笑，终于……

好了，一切都结束了，再过几天，他就要一辈子关在这禁宫之中，再也出不去。他还会沦为天下人的笑柄。这是他罪有应得，怨不得旁人。

一时之间，上弦心中转过无数念头，才发现，原来自己对萧默然并没有想象中的那样恨之入骨，更多的，居然是树欲静而风不止的无奈。

权力就那么吸引人？虽然已当了六年的女皇，这个问题对她来说仍然无解。

“陛下，礼部尚书陈之航大人求见。”

书房外内侍的禀报打破了上弦的迷思。上弦猛地惊醒，刚才竟有一瞬间觉得如果萧默然不对晨曦下杀手，即使把皇帝让给他做也无妨。太危险了。想到这里，上弦不禁出了一身冷汗。

“竟王殿下，朕告辞了。”虽然此时心跳如鼓，但上弦还是从容地起身告辞。

转身离去的时候，上弦不停地问自己，他发现了，他发现自己动摇了？

“臣恭送陛下。”如果这时上弦回头，就会发现萧默然的眼神，那是猎人看猎物的眼神。萧默然一向淡漠，没有表情的脸上，是赤裸裸的掠夺的欲望。她最担心的事情发生了，萧默然已经看透她的动摇。如果她回头，也许就会发现将萧默然纳入后宫可能不是一件好事，也许她会当机立断，将萧默然撵回竞国，也许……然而她终于没有回头，于是她错过了修正自己决定的最后一个





机会。

弦儿呀弦儿，你还是不够资格当一个皇帝。有了感情就有弱点，皇帝是不能有弱点的，感情这种无谓的东西只能害了你。

你不杀我，你会后悔。



第一章

大婚



大婚之礼如期举行，经过一连串繁复的仪式，皇夫的寝殿乾宁宫内终于只剩下月上弦和萧默然两人。

红烛高照，上弦和萧默然都穿着婚礼的吉服。上弦坐在摆放礼器的书案旁，静静地凝视坐在床上、一身正红色礼服的萧默然。

湛虏之剑，默然之人。这是好多年以前的事了，当年，年仅十二岁的竟国世子萧默然初到天朝时，万人空巷，百姓争相拥到他的仪仗将经过的道路旁，想要亲眼目睹这位天下闻名的小美人。

没错，那时的他，还不是什么美男子，只是一个美丽的孩子，就轻易地俘获了全天朝臣民的心。

他竟国被成国所灭，他父王母妃殉国，他不远千里前来天朝乞兵想要复国。天朝百姓群情激奋，要替他赶走强人，要助他复国，要扶他登上王位。

他没有来之前，也不是没有听说他的遭遇。可是，平民百姓，谁愿意抛头颅洒热血，只为别人的争权夺利？谁不想安居乐业，太太平平过自己的日子？

然而，他亲自来到天朝。他是萧默然，不是别人。他是那么美丽，又那么脆弱，勾起了人们心底最深的保护的欲望。

是的，他让全月尚为他疯狂，不惜一切代价也要保护他。

于是，执政多年从未轻易发动战争的女皇决定要帮他复国时，朝堂之上，几乎没有反对的声音。

于是，骁勇善战却从不主动宣战的黎皇决定御驾亲征的时候，朝野内外一片喝彩。

于是，百姓心甘情愿为了这场从天而降的战争增加了赋税。

于是，将士们以能参加这场无谓的屠戮而自豪。

真是好荒唐，原来所谓倾国倾城，也可以是这样解释。

当年仅六岁的月上弦初遇这位比她大六岁的默然哥哥的时候，还不太会分辨美丑，不明白为什么每当他出现，周围的侍女和内侍就会格外高兴，总是一脸严肃的母皇就会变得格外温柔，原本就温和的父皇会笑得格外灿烂。也不明白为什么侍女和内侍总是会多送几道茶和点心，总是动作很慢，磨磨蹭蹭不肯立刻离开。

但是有一点，她是明白的。

那就是，这位默然哥哥，和别的人都不一样。

别的人总是什么也不让她做，哪里都不让她去，总说怕她有危险，默然哥哥不会。只要有默然哥哥在，她就可以做自己想做的事，去自己想去的地方，因为默然哥哥总是在旁边保护她。

别的人都怕她，和她说话总是小心再小心，拐弯抹角地尽拣好听的说，让她听不懂。默然哥哥不会，默然哥哥总是说一是一，她从来不会听不懂。

她一直记得和萧默然初次见面的情景。

那一天，正是阳春三月，风和日丽，她和晨曦在兆阳宫里和侍女们捉迷藏。她扮鬼，晨曦和侍女们四散躲避。侍女大都故意漏出破绽，她不愿意去捉她们。一心一意想要找到晨曦，心太急，一脚踩空，跌了一跤。面朝着地倒下去，搞得一头一脸的灰。那时，年龄太小，气力不足，竟然不能马上自己爬起来。侍女们还躲在四处，赶不及来扶她。

一个人影飘到她身边，如同羽毛一般，无声无息，连一点灰尘都没有惊起，轻轻地落在她身旁，把她扶了起来，对她微微一笑。

她突然有些局促，因为脸上、身上沾满灰尘，自己的样子一定非常滑稽可笑，被这个哥哥一笑，她恨不得找个地方把自己藏起来。

现在想起来，那是年幼的自己第一次明白什么叫害羞。

母皇从宫门外走了进来，停在她身边，对她说：“快叫默然哥哥。”

她用低得几乎听不见的声音叫了一声。

